

一张纸的华美重现

方华 马骏斐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一张彩色的纸。这张纸长192.7厘米,宽95.5厘米。是乾隆时期清宫旧藏,为御用纸笺。此纸紫色,属粉蜡笺,故称“紫色描金粉蜡笺”。清朝以后,粉蜡笺的制造工艺失传,那些流传下来的五色粉蜡笺,也都成为了博物馆的藏品。

上世纪末,已失传百年的粉蜡笺加工工艺,在巢湖岸边“复活”了。十余年后,以粉蜡笺为代表的纸笺加工工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张纸,有什么样的故事?还需从历史说起。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加工纸工艺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当时,为了易于书写而用粉填补纤维的空隙,于是出现一种名为粉笺的加工纸。后来,又出现一种经过施蜡工艺的纸,这便是蜡笺。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即记:“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的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道教经文《无上秘要》卷52及辽宁博物馆的王羲之《万岁通天帖》唐摹本便是由蜡笺书就。

而粉蜡笺,即是以魏晋南北朝时的填粉和唐代的加蜡纸合二成一的加工纸,成为多层粘合的一种宣纸,具备粉纸及蜡纸的优点。粉蜡笺自唐开创以来,历代都有仿造,其制作工艺日益精湛。至清乾隆时期已发展到炉火纯青

的阶段,是当时加工纸中的皇冠。其加工工艺集传统纸加工工艺之大成,代表中国纸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相对其他纸来说,五色粉蜡笺最大的优势,除了精美,还能起到防虫蛀的作用,因为它里面含有矿物质粉末,能够杀死蠹虫。其次,纸上的蜡,还能对书写的墨迹起到固定作用,尤其是对书法来说,其笔迹黑亮如漆,不仅几百上千年不会走样,其墨色还会越发凝重有神。

书中岁月,纸上千秋。在巢湖北岸,有一个叫黄麓的古镇。位于古镇的掇英轩纸笺加工工场,也是粉蜡笺加工工艺的传习基地。传承人刘靖致力于粉蜡笺的制作及工艺传承,还建成了一座中国纸笺博物馆。

粉蜡笺的技术难关主要在于如何使纸笺在美观的基础上易于书写,并保证它的耐久性和抗老性。为破解这一难题,刘靖虚心向业界的专家、老艺人请教,无数次往来于北京荣宝斋、故宫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院、泾县宣纸博物馆等,搜寻纸笺的历史实物及文献资料,从中寻觅过去粉蜡笺制作技艺的蛛丝马迹。他一次又一次地推测粉蜡笺的选料配方和工艺流程,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实验,终于成功了。

粉蜡笺到底具有怎样的风采?在一张张

红底、黄底、粉底、蓝底等各色纸笺上,一条条呼之欲出的金龙腾飞于云雾,一只只栩栩如生的银凤展翅在祥云,一枝枝活色生香的花朵摇曳在风中,既雍容华贵,又典雅秀美。这是一种手绘描金或描银粉蜡笺,就是在制好的粉蜡笺上描金勾银,绘成传统吉祥图案,是粉蜡笺中的精品。

粉蜡笺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造价较为昂贵,它巧妙地融合了吸水的“粉”和防水的“蜡”两种材料,具有“生、熟两种宣纸的功能效果,既不失纸张易于书画的特点,又平滑细密,富于光泽,且有较强的防水性和抗老化性,适宜长期保存,可历数百年而坚韧如新。用它来书写绘画,则运笔流利,不损毫,不滞笔,不拒墨,字迹乌亮,画面鲜艳,更富神韵。

据悉,制作一张粉蜡笺,需要采用优质宣纸,通过染色、施胶、填粉、加蜡、研光、托裱、洒金、挣平、水印、描绘等十几道工序,对原抄纸进行再加工而成。粉蜡笺制成后,在笺上描金勾银,则制成“描金勾蜡笺”;若饰以金箔、银箔,则制成“洒金粉蜡笺”,可谓锦上添花。粉蜡笺由于选料严格、加工精细、技艺精湛、图案新颖、色彩鲜艳,不仅具有宜书宜画、装饰托裱的实用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精美的艺术品。

消失百年的粉蜡笺加工工艺重见天日,就

不能再让其失传。为了使这项文化遗产流传下去并发扬光大,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纸笺加工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刘靖,与其他非遗传承人一起,不遗余力地传授和宣传推广这项国家级的工艺。从2007年开始,中央美术学院开设了“手工艺体验”课程。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间,刘靖通过这个课堂向几百名学生传授了纸加工的相关技艺,其中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留学生。从2009年起,他还带着纸笺加工的相关知识走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课堂。同时,掇英轩每年都要接待许多前来进行社会实践的学生,他们中既有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也有黄麓镇及巢湖市周边中小学校的孩子们。在这里,学生们亲身参与到纸笺制作的各个环节中,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加对粉蜡笺传统制作工艺的热爱。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在手工技艺方面也是大放光彩,这些手工技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消失的粉蜡笺被“复活”,我们在为其称奇、赞美的同时,更要关注其如何接续传承。在巢湖北岸这片土地上,粉蜡笺的非遗传承人,正坚守内心的宁静,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书写着新时代工匠的担当与奉献。



夕
阳

甄雨纯 摄

慢慢即漫漫

任佳

又是一个星期二的晚上,你回家了,带回了满满的疲倦,却给我带来了喜悦。

还没说上几句话,我又要上班了。闲暇,透过摄像头,看着你在家卖力拖地的样子,我感觉有你在,我是幸福的。

夜深了,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开门的那一刻,连鞋子都努力散发着气味,告知你的存在。床前微弱的灯光,忽明忽暗,半躺着的你已经进入了梦乡。

我不敢大声,只得小心翼翼地洗漱着。我也不敢出声,即使半天难以入睡,也只得静静地躺在你身边而不去玩弄手机。就这样慢慢地酝酿着、酝酿着,期望梦里能和你说上几句。

我似睡非睡,突然耳边不时有呼噜声响起,与呼噜同步的是吹气的声音,像是嘴巴上沾了脏东西似的,使劲朝外吹着。又像是孩子受了委屈一般撅嘴的模样。我的呼吸也随着你的节奏而此起彼伏,呼气是如此之长,吸气又如此短暂,三番五次,我险些呼吸不过来。

于是,我用脚背轻轻顶了顶你的小腿,你

没有任何反应。紧接着,我用手将你搬正平躺着,竖长耳朵细听你的变化,欣慰你不再呼噜,但可憎的是你照样向外吹着气,呼吸声依旧很大。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呼噜+吹气的常态,吵得我心烦意乱、无法睡眠。此刻,我多么希望你不在身边。

随着“咣当”的关门声,朦朦胧胧中,我知道天亮了,你又要长途跋涉赶去外地上班,留给我的还是看娃、做家务、遛狗、照看好家中一切并努力工作中……每当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你在我身边能替我分担。

你躺在身边的时候,我希望你早点离开;你匆匆忙忙赶去上班了,我又渴望你能留在身边。这就如小时候我希望快快长大,长大后又无尽地怀念童年的时光;上学的时候盼望着放假,放假了又期望着赶快进入校园生活;住在围城里面的人渴望着出城,城外的人又羡慕并期望着进城……

长河随着时间的流逝缓缓流动着,即使被石头阻拦,或泛起水花,或绕道而行,它始终向

前。就像我的生活,你在和不在的时光里交替向前推进,你在的时候,虽然有难闻的鞋子、有此起伏的呼噜声,但是我看见了拖地、遛狗、做饭的样子;你不在的时候,我尽可能地做着一切,但独处的幸福也不言而喻。渐渐地,我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在与不在,生活都在继续。在,生活可能会锦上添花;不在,生活可能呈现另一番美。假如你不再着急赶路回家,就不会拖着疲惫的身子做家务,也不会正在熟睡时被身边的人各种打扰;而我,作为独立的个体,生活中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琐事,只需上好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假如世界上的人们都是如此,那还有什么爱情、家庭以及生命的延续,或许,你我也不复存在了。

记得有人说过,人活着就是折腾,就得忍受疲累和苦痛,舒服是留给死人的,只有死人才不会觉得累和痛。是啊,我应该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你能够来到我身边,让我拥有了爱人的能力和被爱的幸福……

诗苑

花蕾

(外一首)

合肥·徐辉

花蕾一碰到唇
像火一样燃烧
让相见恨晚的爱恋
炙热与灼痛着唇

春天开始微笑起来
花蕾在笑声中绽放
唇生得如桃花般火红
在花蕾的周围
蝴蝶开始动情地翩翩起舞

在花蕾碰到了唇之后
啊,亲爱的
这世界多了
两只形影不离的蝴蝶

影子

一阵风吹动了身后的花园

蔷薇、木槿、迎春花……
这些只开花不结果的植物
又开始大片大片地开放着

这是她和我花前月下的地方
去年,我们将一份爱种植在花园
每一朵花,都密织着浓浓的柔情
就连风和雨,也掩藏着滚烫的蜜意

而此刻,我穿行在花丛中
看不到喜鹊和蝴蝶、看不到合欢花
——也没有了她
万物保持着枯竭与窒息般的缄默
上下盘旋着
全是像浮云一样白蒙蒙的影子